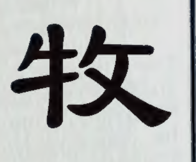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三十四目

平恕

齊廓　薛居正
馬默　寇瑊
劉雋　趙抃三見
范純仁五見　尹源
程琳三見　榮諲
馬亮　范純禮
唐翊　蔡襄四見
王博文　王隨
胥偃　孫唐卿

朱壽隆　　李壸

雷孚　　范溶

王延禧　　張淇

孫甫　　王端

吳履　　蔣恭靖公瑤

劉重威　　向錦

王曄　　何詔

牧津卷之三十四　平恕

明山陰祁承㸁輯

鍾離意

鍾離意山陰人少為郡督郵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言於太守侯霸曰春秋先內後外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畧遠縣細微之愆霸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辟司徒掾嘗部送徒詣河內冬寒徒不能行意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帝得奏以示霸曰君所使掾

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除瑕丘令、吏有犯法者、既服、不忍誅之、吏父謂其子曰、無道之君、以刃行誅、有道之君、以義行誅、遂令進藥而死、再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減死、

細微之惡、亦安可盡畧、特先清府內、自是

得體、〇〇廣甘以身殉父意自當以廣殉母、與唐太宗之縱囚自別、〇〇防廣得以奏聞減死、益恨毋丘長之獄無爲奏減者、

郭弘

郭弘爲潁州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恕、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子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條奏重罪從輕者四十一事、其所奏讞、多得生全、中子晊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從子鎮延光中爲尚書、順帝

立、有功封定穎侯、拜河南尹、轉廷尉、長子賀襲
封、復遷廷尉、賀弟禎、亦能法律、至廷尉、禎弟子
延僖亦爲廷尉、代劉寵爲太尉、僖子鴻至司隷
校尉、封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務
尚平恕、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
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
監者甚衆、

世傳法律、而一以平恕爲本、自是宇宙間
一種生機、安得不爾昌爾大、故張湯之後

有安世是造物之變而郭弘之後有張陸

諸公是造物之常

杜預

杜預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嘗受詔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簡

直、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於天下、

易見則可避、難犯則重法、真得刑之本、

曹褒

曹褒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皐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

其罪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所[illegible]也。武不為殺戮，奏褒耎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出為河內太守。

法不可濫，能平法，便是執法。

崔篆

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

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輩何罪而至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

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纂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三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舉纂賢良、纂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柴陽、閉門潛思、著周易六十四篇、

滿腔惻隱、而卓然守正之志、令人每悲其所遇、

殷仲堪

殷仲堪爲荆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縗麻、言迎父喪、府曹擬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歿、情事悖逆、固當棄市、欽生父母巳殁、此特誕妄耳、遂得免死、

誕妄亦必有爲而然、須論其有爲之故、以定律、乃當其罪、

何承天

何承天義熙初、劉毅鎭姑孰、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

傷、處法棄市、秦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初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應薄其罰、救可其議、

獄情重故殺、故之一字、有心無心之分、而可生可死之介、所以辨獄、貴在辨情、

袁象

袁象爲廬陵王子卿諮議參軍、子卿鎭荆州時、南郡江陵縣人苟將之弟胡之妻、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忍則不可、實巳所殺、胡之所列亦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啓刺史博議、象曰、將之胡之、原心非暴、辨獄之日、義哀行路、昔文擧引謗、獲漏疏網、二子心迹、同符古人、陷以深刑、實傷爲善、於是兄弟皆得免死、

誅姦故自有條、二子應從寬議者、正不在

兄弟爭死之際

曹攄

曹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値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蹔

見家耶、衆因皆涕泣曰、若得甦歸、死無恨也、攄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泠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辨冤是正理、遣囚是小慈、聖君之號、當在

彼不在此、

盧毓

盧毓少孤、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決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上、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

也、今白等生有衣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鍾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曹西議令史、

此議甚正、

狄仁傑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切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

碑下、因齋三日為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尚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

仁傑仁心爲質、委曲表解、即武氏之酷虐、猶爲轉移、是以君子貴仁術也、〇理責光輔、意惠語激、令人悚然、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爲周、畏大臣謀己、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

捕將相大臣、傳相鑄逮挽搬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內窮詆爲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鞫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時御史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明甚、非支黨比、宜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殲

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渠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者太師、首者元謀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反當人主意、夫爲當時朝士所恃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僞官、已先

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既亡、則所因之罪自滅、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更驗前罪、於是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于天下乎、知古等乃具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

兄弟、爲人構誣、有功爭之不能對、周興奏曰、有
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
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
走山林、而命繫庖廚、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
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
乃復洒然相慶、竇孝諶妻龐氏爲其奴所誣、給
事中薛季昶鞫獄、當龐死罪、龐子希瑊爲母訟
寃、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
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

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功爲獄、持平守正、執據寬閑、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

物百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抑以常調乎、

雷霆之下、無不披靡、造物特鍾此一具仁心勁骨人、爲宇宙留一綫生意、

陸象先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

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
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業先刺同州、爲錄事作戲具、大較是一味
長厚人、

唐臨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
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令移疾、臨悉縱歸、
與之約、囚如期還、高宗嘗錄囚、餘司斷者、輒紛
訴不止、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

因不寬，所以總意，帝嘆曰，爲獄者當如是，

此丞是廷尉才、

齊澣

齊澣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令俱死，讞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得原，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

父子得無連坐，仁人之用心也，然亦嘗問死者之情境何若、

薛居正

薛居正署開封府判官。時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將決，居正疑不實，召詰之，乃吏以私憾誣致之死。一鞫具服，遂抵法。弘肇不能屈。宋初，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為盜，監軍欲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剪滅羣寇，擒其帥汪端，詰之曰：汝所共為謀，未發者幾何人，悉出其名。吾

且貸汝矣、語不及僧、賴以全活、其始終執法如此、

執法于誣民之吏、正乎法于被誣之民、〇討緩其事、必擒渠魁而詢其黨與、則僧之無涉自見、此善於開釋者、

馬默

馬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寨主李慶罷官入謁、默據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土地狹、徒隸猥衆、過數、官糧不足

以贍、則取殺之、默大責數、慶惶恐去、即日自縊
死、默爲奏請、更定配海島法、凡二十餘、自是多
全活者、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
者、纔三百人、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
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
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
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爲定制、自是多全活
者、未幾、默坐堂上、忽然昏臥如夢寐中、見一人
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焉、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賜開封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五流本非死刑、沙門寨主、一任而殺七百餘人、一死不足以謝衆寃矣、定配海島法、

仁人之心、流德尤溥、

寇瑊

寇瑊權知開封府，府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柰何毆以致死耶，瑊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只此二語，法守自定，

劉雋

劉雋遷宛朐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爲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爲具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

辜、雋曰、聞許太子至孝、誠不嘗藥、史官書弑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令主人與客、本無讐恨、但歡喜為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乎之、柰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主法者拘有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

宥過無大、無心之傷、正書之所謂過也、劉令之議、百世不易、

趙抃

初趙抃使蜀、有聚爲妖犯者、治以峻法、及知成都、復有此獄、皆以爲不免、抃察其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不委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受盟、抃使易用牲、皆懽呼聽命、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疽未潰、抃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免、其愛人之周類如此、

英宗嘗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趙閱道之治蜀也、純用平和、似與張乖崖絕異、然而兩公之惠蜀同、令蜀人之思慕亦同、正所謂易時則皆然、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齊爲山東劇郡、居販劫盜無虛日、人或勉純仁曰、公爲政素寬、然齊民凶悍、性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

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

齊有兩司理院、因繫常滿、多屠販盜、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純仁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爲便、通判州事起自純仁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純仁曰、終當何如、曰、往往以其疾斃于獄中、是亦與民除害、純仁蹙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哉、遂盡呼出、立於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爲良

民害、復委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

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傳

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法當死者、猶於死中求生、法不當死者、安

可以逆料坐斃、范忠宣之意甚懇、但此輩

政須使之悔過、方不爲良民害、不然、通判

之語、未爲無見、

尹源

尹源少博學强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

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舉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通判涇州時知滄洲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王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渙遂獲免

持議甚正

程琳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當即根治諸縫人

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辨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煙窗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妙在先圖火所經處而徐開以方便法門則不爲空言之救解

榮諲

榮諲爲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

請殺其爲首者而流其餘讞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讞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已足正法矣

馬亮

馬忠肅公亮以殿中丞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出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權知濮州徙福建轉運同提點刑獄時初置提點亮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千人爲西川轉運使時諸州鹽

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州縣猶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萬、代還、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盜、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未能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按悉貸之、

立法有意、據法而失其意、非善用法者、惟平心則自能得者、

范純禮

范純禮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溼則生火、此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更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一切以寬處之、

以靜待煩、詞度自辨、范公何嘗廢法、而國計自有所措、○范公之寬乃偶用於深刻之後、故爾爲宜、不然寬亦不可以一切從事者也、

唐翊

唐翊世以儒術顯、元祐間、人士競工詞章、翊堅守經術、卒以兩經中第、主蘄縣簿、吏以其初筮仕少之、翊稍露鋒鍔、吏更畏服、不敢欺、徙知靈壽、值大旱、翊開渠溉田數千頃、旁渠之田、不雨

而稔常平吏盜倉粟、剟發其奸、以能例得遷秩、乃歎曰、置人於重辟而已受賞、可乎、乃改從自首律、後屢典州郡曹、所至皆有聲、同時儕輩、皆推服之。

露鋒鍔手、乃更爲長厚、夫人固未易測也、

蔡文忠公

蔡文忠公襄通判潍州、民有告其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襄嘆曰、盡刑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攻之過也、爲緩其

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僞不可長、特連蔓當爲省辭、

王博文

王博文知秦州、初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綵之賞、間有自歸、而爲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遺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死者甚衆、下詔褒諭、仍推行其法於邊郡、

信紙密招逋逃自返且省給賞之費牧邊

微者所宜首舉

王隨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隷舊籍多所全活

此與王博文知秦州以信紙招逋逃同意

胥偃

胥偃權知開封府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

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僴請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僴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僴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

如此持法自無偏枯

孫唐卿

孫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遂盜母之喪祔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曰是知有母而不知有法乃釋之

母子自有至情情不可以法掩知有孝是正知有法

朱壽隆

朱壽隆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得脫者殆必有姦遂捕盜獲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

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畧耳目捕斬千餘人權提點廣西刑獄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耶青感其言而止

觀壽隆之意不在廢法爲寬正所以使遠民知有國法應當如是

李璽

李踵初任重慶府推官、馭下廉明、有弟殺人、賂坐其兄者、廉得其情、竟坐弟死、銅梁有亡寇、因其父母妻子者經年、踵曰、罪人不孥、釋之、歸農、寇聞感激、自赴獄、

李踵釋逋寇之父母、而寇乃感激自赴獄、盜賊果不乏良心、

雷孚

雷孚通判贛州、齊術亂後、[illegible][illegible]三千人、郡將李耕欲盡處以死、孚力爭曰、[illegible][illegible]黨、術也、若土人

則脅從罔耕悟止戮其黨餘盡釋之

脅從非黨正須深辨

范溶

范溶以祖任爲郊社齋郎歷司理士曹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溶練熟吏事於決獄尤詳明三爲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澶淵日有毆婦人傷甚者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創傷辜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今死

且腐骨再斃也斃之實止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老訴前令定物力溢故數錢千百十餘萬科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已上郡須三載可改曰是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除其十之二繼刻其弊自於郡追易其板民以爲利

念念在愛民

王延禧

王延禧初爲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贓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嘆曰是皆良民窮

而爲盜、令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爲己功、亦何忍哉、諭彼盜悉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黄州孫也、

盜自有死法、然有意生之、與有意死之者、其心術之厚薄自別、

張淇

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二百萬、蓋二十年矣、淇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顧擴吏、吾以聞、淇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

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

委罪於死而償錢以貸生公誠長者

孫甫

孫甫為華州推官日用倉粟惡吏當追陪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其券[illegible]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illegible]繫

所陪錢緡數十萬而已。紘因薦甫遷職。

不特懲倉吏之累，亦自得倉粟之用。

王端

王端知襄邑，有禁卒遠戍亡歸，爲捕者所得。端詰之，自言母老，不勝子母情。端曰：此自首也，法當原免。卒免死。嘉祐赦敕，服綠十五年者改緋。端曰：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從事，而錫服與年老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涖事日始。遂著爲令。

不勝子母情，此語可念。然將毋開逃卒藉

口之端乎但王公之意自爾

吳履

吳履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訴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鬬訶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璵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辱之玉成兄子

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繫瓊輝道笞之，瀕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嚴念獄成，當逮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爾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譟去，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即捕操箠者四人于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

事遂解、

如此眞民之父母、

蔣恭靖公

蔣恭靖公瑶、性寛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瑶曰、兒幼弗怖也、權婦瀉水樓牕、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瑶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大褻、瑶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處兒童婦豎、自合如此、不必恭靖能然、

劉重威

劉重威爲韶州守、法寬平、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屬邑戒嚴、時備兵僉事王、以有警、自淸遠巡歷、隨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旣稔地利、夜於空僻處斵墻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卽時追獲、賊兵衆、又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者冀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下曰、下覩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而可爲乎、遂治文書、力爲昭雪、次日解印綬棄

官去欲以藏儲當道適直指按部亟留之乃反於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劉官至大參享年九十有二

仁恕更饒風力

向錦

向錦爲東流令從容不見施設而民以安稔御史以循吏薦擢鳳陽同知值歲大祲侍郎王瓊承命賑濟按藉給散惟土著者得食流民多殍死錦閔之白於瓊爲計口給食數萬人無一殍

者，瓊特疏薦之，陞南禮曹，出知廉州府，安南夷黎因國亂，挈居民百餘，越屯廉界中，欽州以獲寇申御史，御史方倂其功，夷皆論死，錦審之，皆携老幼，提篋筐籃縷，無一兵仗，力爭於御史，以爲夷人越界，罪止首惡，餘宜遣還，御史怒，以受賂失出奏，其後事雖得白，而錦竟免歸，合浦産珍珠，採取費鉅萬，錦一無所私，歸槖蕭然，里中先輩迎勞之曰，若子者，真廉州守也，

廉而且恕，

王暐

王暐授吉州府推官暐治任讞獄多所平反以仁恕稱時寧藩叛逆陽明先生檄暐統一旅抗賊有愛公者曰恐驚太夫人暐責之曰吾輩食人食肯以賊遺君父脫人人效此逆將誰討於是披堅執銳親冒矢石爲將士先嘗令一吏督戰艦至期不見一艘暐卽以軍法斬其人衆皆駭異陽明先生獨嘉其膽畧曰士貴識時務如王君可謂達權嗣是與叅密謀兵攻南昌城破

穎兵殺傷大甚，暐亟稟陽明先生止之，先生令繫之獄，獄皆滿，數日疫癘大作，暐復稟於先生，命暐釋之，而衆軍皆譁，遂縛暐詣軍門，陽明先生時獨立，見公至，大怒曰，此吾意也，刑其爲首者數人，事始得解，然暐之所活，不啻千萬人矣，

能以軍法斬稽事之吏，又欲寬仁釋繫獄之兵，如此作用，乃眞仁恕，

何詔

何詔知永平府，清愼卓立，時中貴王宏鎮邊，倨

視郡邑長吏謁者如屬官詔曰彼守邊爾於郡邑無涉也竟不往宏怒屢以危言激不爲動中官有怙勢誣隣爲盜縣官鍛鍊成獄者十有四人詔執法不撓竟不坐郡有殺人而賂衆証移罪於姪成獄且二年詔一訊立辨持法甚平訊鞫必待其心服乃巳

成獄且二年而一訊立辨獄貴初情此語亦不可執

牧津卷之三十四 終